

◀ (上接14版)

秀州(治嘉兴)辖区内有9个税场,包括在城(秀州城内)、青龙、华亭、海盐等等。秀州在熙宁十年(1077)一年的商税总额是65426贯934文,青龙仅次于在城税场,以15879贯403文排名第二,可见青龙镇是当时秀州地区商业最繁荣的一个市镇。

同样是在《宋会要辑稿》里,还记载了政和三年(1113)在青龙镇所属的秀州华亭县设置了管理对外贸易的市舶务,这个在青浦博物馆里也可以看到模拟情景。这个市舶务的主要职责有两个,一个是“抽解”,也就是对外商船舶货物抽取实物税;一个是“博买”,也就是政府对外商船舶货物中禁榷之物全部收购,再把其中一部分卖给商人。根据当时的文献记载,当时的外商主要是朝鲜半岛、日本的商人,没有欧洲人。

再比如,根据明朝弘治《上海县志》、明朝嘉靖《上海县志》的记载,到了南宋初年,青龙镇的贸易进一步繁荣,市镇规模更加可观,有三十六坊,有酒楼茶馆,特别我要讲到的是有镇学。有镇学说明这里有很多有钱人的子弟要念书,要搞科举。办学校是要钱的,而且要有学生,只有十几户十几户人家那是办不了学校的,这说明当时青龙镇上已经有很多富商大贾了。

文汇报:那么,青龙镇后来为什么会衰落呢?

邹逸麟:到了南宋后期,吴淞江淤塞,连带着青龙江也淤塞了,通航能力显著下降,船进不来又出不去,于是青龙镇很快就没落了。到了南宋乾道二年(1166),华亭县的两浙市舶司被撤销,到了宁宗庆元以后,外国船舶只能到明州港(今宁波一带)交易。这样一来,青龙镇更加不会有外商船舶贸易,地方政府当然也不会致力于青龙江的疏浚,那么江道淤浅就是必然的事了。其实哪怕当时要疏浚也是很难的,因为那时候的吴淞江很宽,疏浚又不像现在有机器的,靠的全是人工,疏浚的速度显然是赶不上淤塞速度的。

那么那些商船到哪里去呢?其实都到青龙镇下游的上海镇去了。根据明朝弘治《上海县志》的记载,在南宋度宗咸淳(1265-1274)时代,上海镇置市舶分司,吴淞江上的贸易港转移到上海镇。有趣的是,当时上海镇上的市舶司仍然叫青龙司,可见青龙当年的风光。为什么去上海镇呢?因为那里也有一个避风港,就是黄浦江旁边

的“上海浦”。为什么我们这里叫“上海”呢?就是因为我们是上海浦旁边成立的聚落,以前那个时候还有个地方叫“下海浦”的。“上海浦”这个地方的淤塞不严重,所以生意人就转到这里来了。

到了元朝末年,青龙江已经完全淤塞了。在明朝嘉靖二十一年(1524)置青浦县时,县治还是设在青龙镇,这说明虽然当时青龙镇的贸易港地位没有了,但镇市的规模还在。到了嘉靖三十二年(1553),青浦县撤销,万历之后,青龙镇制撤销。

青龙镇存在了600多年,作为一个商业都会、对外贸易港口大约130余年,但真正繁华也就在百年左右,就是从北宋熙宁到南宋绍兴的近100年。青龙镇的兴衰,与吴淞江及其岔道青龙江的通塞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填补上海唐宋史的物证空白

文汇报:青龙镇的繁华距离我们今天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了,而且它的繁荣也就持续了100多年,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去关注这段历史呢?

邹逸麟:因为青龙镇是上海贸易发展的根,上海地区对外贸易的历史,可以追溯到10世纪的青龙镇时代。

上海一直是“以港兴市”。正是得益于港口贸易的繁盛,上海的其他产业才得到了快速发展。比如通讯业。在1870年代,上海是中国最早引进电报业的地方,当时也是为了港口贸易引进的。因为外国人货物在运到上海之前,要打听上海的物价、讨论发多少货物等等。再比如上海的机械工业、制造业,也是因为港口兴荣起来的。上海最早的制造业是造船、修船,当时修船的机械师被叫作“外国铜匠”,后来从修船发展到造船,江南造船厂那都是很后面的事情了。所以说,上海今天的兴起,包括今天贸易业、通讯业、制造业等等的发达,都是因为最初的“以港兴市”。而上海在100多年前也根本不是什么小渔村,上海人有几百上千年的对外贸易经验,这也就是为什么1843年开埠以后,上海很快就接受并发展的原因,而且在1910年代就成了东方的国际贸易中心、亚洲第一大港,这都是有基础、有历史、有传承的。

还有,我们现在讲“一带一路”,就是以前的“陆上丝绸之路”和“海上丝绸之路”。

在青龙镇,我们发现了很多瓷器,从它们的窑口来看基本都是外销瓷,就是用于出口的瓷器,那时候外国有身份的人,家里都要有点中国瓷器才能显示身价。瓷器在陆上是容易运输的,因为很容易打碎,所以“陆上丝绸之路”运输的是丝绸,而“海上丝绸之路”主要就是运输陶瓷的。青龙镇应该是当时“海上丝绸之路”出口港里面最北的港口,对它的研究对重新书写上海史,对研究“一带一路”都很关键。

文汇报:近年来,上海的考古发现不少,包括广富林遗址、福泉山遗址等等,这都让我们对历史有了新的认识。您认为这次青龙镇的发掘有什么特殊意义吗?

邹逸麟:有的。比如广富林遗址展现的是上海地区的史前文明,但是这里发现的文物离大家的生活比较远。广富林是介于良渚文化与马桥文化之间的一种新文化,距今有4000年了,在公元前2310年至2320年之间。大家现在去广富林,看的更多的是遗址旁边的广富林遗址公园,那里灯光、建筑都很到位,但都是新的,没什么历史感觉,大家去就跟逛公园一样。再比如福泉山遗址,可能对做考古的人意义更大。福泉山就是个土墩,高不过10米,它出名是因为这里有从战国到明清各个时期的墓葬。一座山贯穿整个人类在此长期居住产生的文明,展现早晚有序的文化层叠压关系,这个从考古学意义上讲确实很重要。可是土墩又没什么好看的,一般公众是不会对它感兴趣的。

但是青龙镇的考古发掘不一样,青龙镇是非常现实的一个呈现,而且是唐宋时期的文化,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接近。我们能够通过发掘出来的碗、货币、舍利等等文物,直接感受到当时人的生活。这些发掘也弥补了这段历史物证的空白。

文汇报:上海一直以来都不是考古重镇,从广富林到青龙镇,文明之间也存在比较大的时间断档,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?

邹逸麟:这是没办法的,因为上海在距今4000多年前才形成“冈身”。“冈身”是什么呢?大家知道上海是沿海的,很久以前海潮来的时候带来贝壳,退潮以后有些贝壳就留下了,日积月累形成了一条贝壳堤,我们就叫它“冈身”。等到“冈身”形成后,上海的海岸线才算稳定下来。“冈身”以东是海滨;

以西一开始也是海滨,是海滨就不能种地,不能种地就没人居住,后来海平面下降,这里慢慢从低洼地变成了淡水沼泽沉积地域,再后来慢慢形成陆地,人类开始在这里居住,才有了崧泽文化等一系列考古意义的文化遗存。但是这个成陆不是很稳定,居住的人也不是很多,大概差不多在北宋以前,今天上海的整个地区才基本成陆,所以中间有断档是不可避免的。

文汇报:明年,上海博物馆考古队还将继续对青龙镇的发掘,现在发布的只是阶段性的考古成果。有些考古发掘会催生一些文学作品、影视作品,您怎么看这样的现象?

邹逸麟:我觉得只要不是完全瞎说,搞点噱头无可非议。这两年公众不但对考古,而且对历史的兴趣很大。电视台经常播放历史讲座类的节目,不管上面的人讲得好不好、对不对,反正有很多人要听。还有不少跟考古有关的电视纪录片,比如拍法门寺地宫的发掘,这些大家都有兴趣看。再有就是有很多历史题材的电视剧、电影,不管正史、野史还是戏说,反正老百姓都能通过这些知道很多历史人物。有些学者对这类节目有非议,我倒是觉得无所谓,在我看来,只要不是毫无来由的胡编乱造,比如瞎编什么李白跟杨贵妃谈恋爱这种,我都可以接受。老百姓毕竟不是学者,在台上讲的人、编电视剧的人,可能他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跟以往的观点不一样,但只要不是完全空穴来风,稍微夸张一点没关系。就像《三国志》跟《三国演义》,要是只有《三国志》却没有《三国演义》,有多少人晓得刘备、关羽、张飞?

我感觉阶段性地通过媒体发布考古成果的做法很好,因为这是一个通俗化的过程。如

果是考古报告,那只有专业人士看得到,就算老百姓看得到也基本上看不懂,因为考古报告有一定的规格。像青龙镇这样发掘了一段时间以后搞个发布会,把考古的成果通俗化以后告诉媒体,媒体消化了再告诉群众,那大家都好接受,这当然是好事情。包括产生争论也是好事情,说明这些话题不但学术界有兴趣,老百姓也感兴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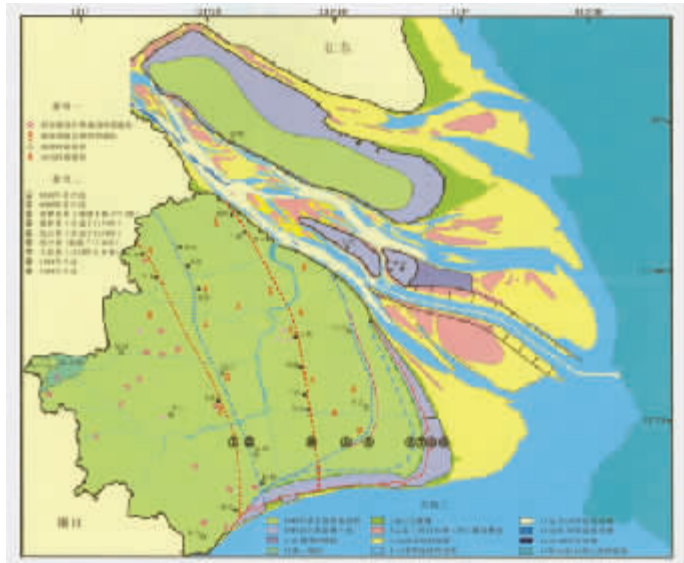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现在说要弘扬传统文化,我想光靠几个学者是搞不起来的,而且现在的学术研究的通化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很大。

文汇报:您对今后青龙镇的考古发掘有什么期待?

邹逸麟:我们过去对青龙镇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文献,文献资料当然是第一手材料,但是毕竟没有实物给人以直接的感受。特别是对普通百姓来说,哪怕是把文献资料抄在墙上,大家也不一定看得进、记得住,但是看实物就不一样了。另外,文献总是有限的,研究到后期,材料都差不多穷尽了。那么有了考古发掘,现在的青龙镇研究就上了一个台阶。

我个人很期待对隆平寺的发掘。隆平寺的位置应该就在隆平寺塔旁边,现在具体位置在哪里还不确定。将来如果这个能够发掘出来,成果肯定比现在要丰富得多。

我建议以后最好在当地建个博物馆,辟个青龙镇的专门展览,展示一部分发掘出来的文物。青浦博物馆前几年辟了个水文化馆,有一部分展厅是专门介绍青龙镇历史的,弄了点外国人的木偶,还有复古的酒楼、茶楼什么的,但是因为没有考古的参与,这些都是根据想象设计出来的。现在有了考古发现,应该可以做出更好的展览。



7000年来上海岸线变迁与成陆过程